茅盾文集

茅盾／著　钟桂松／编



第4卷

多角关系·少年印刷工
第一阶段的故事

本卷收茅盾的中篇小说《多角关系》《少年印刷工》、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茅盾文集

第4卷

多角关系·少年印刷工
第一阶段的故事

茅盾 著
钟桂松 编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新编”出版说明

◎钟桂松

这次出版的《茅盾文集》不是原来已出版过的《茅盾文集》的重印，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调整充实，重点突出茅盾的小说创作，充实了茅盾晚年重新整理出版的小说，如《少年印刷工》、《锻炼》等，并保留了茅盾的一些经典小说和他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如《蚀》三部曲、《子夜》以及中、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等。所以，这次新编出版的《茅盾文集》，既保留了原来文集的精华，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充分体现了茅盾作为伟大小说家的特色。这部新版《茅盾文集》是一部值得拥有和阅读的文学巨匠的作品集。

《茅盾文集》在茅盾生前出版的并不多，解放前在春明书店出版过文集，但是分量大多不是很重，单本的居多，在茅盾看来，都是为“稻粱谋”的集子。新中国成立以后，茅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务，其创作几乎全部让位于行政工作。

但是，文化的传承不仅需要文化行政管理者的智慧，也需要作家的文学作品的保存和传播，20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为五四运动以来已故和健在的新文学作家出版文集，《茅盾文集》就是其中的一种。当时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这部由茅盾亲自选编校订的《茅盾文集》的出版，耗时甚长，从1958年3月出版《茅盾文集》第1卷，到1961年11月出版第10卷，前后历时4年多。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文集》，应该是茅盾生前出版分量最重的一部文集，茅盾亲自选编了已经出版过单行本的自己认为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如《蚀》、《虹》、《子夜》、《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以及《林家铺子》《春蚕》等。此文集中也收入了他的剧本《清明

前后》和散文、旧体诗等，在文学式样、体裁上十分齐全。但是，在时间上，都是茅盾在解放前的作品，因而没有收入他在解放后写的那些评论文章。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茅盾文集》出版以后，至今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期间没有出版社重印过。茅盾逝世以后，《茅盾全集》的编辑工作启动，从1984年出版第1卷，到2001年出版第40卷，2006年3月又出版补遗两卷，前后历经20多年。2014年，黄山书社用三年时间重新编校出版了包括附录在内的42卷本《茅盾全集》。

鉴于一般读者不大容易去阅读几十卷的全集，有必要重新编一部有特色的文集，供读者了解一代文学巨匠的文学贡献，在茅盾家属的授权和支持下，我们新编这部十卷本《茅盾文集》，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

这部文集是根据《茅盾全集》的版本进行编选的。茅盾作为小说创作的大师，长篇小说是他的文学殿堂的主要内容，所以我们在编选时，注意收入茅盾的全部长篇小说，如以前《茅盾文集》里没有收入过的《走上岗位》、《锻炼》、《少年印刷工》等，以便读者了解茅盾长篇小说的全貌。同时，在这部新编的《茅盾文集》里，我们将茅盾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也收入进来，我们认为，茅盾的短篇小说也是茅盾文学世界里的精华，如《林家铺子》、《春蚕》等等，至今仍是难以企及的经典小说。最后，我们用一卷的容量收入茅盾那些充满智慧的作家论以及他自己的创作经验和评论。相信这些作家论、经验和评论，对广大文学爱好者来说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因为这里面有一代文学大师对创作规律的经验和认识。

在这部新编的《茅盾文集》里，我们依然保留了茅盾当年创作时的习惯用语，没有按照现在的文字规范要求去修改，相信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茅盾当年创作的气息，同时也是充分尊重作者茅盾先生的著作权的表现，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将编进文集中的茅盾作品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卷说明

本卷文集收中篇小说《多角关系》《少年印刷工》、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及有关的作者序跋。

《多角关系》发表于1936年1月1日《文学》第6卷第1号，1936年5月由上海文学出版社印成单行本。1958年经作者校订后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茅盾文集》第四卷。

《少年印刷工》最初发表于1936年《新少年》半月刊第1卷第1期至第12期，第2卷第1、6、7、8期。1982年4月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初版。

《第一阶段的故事》最初连载于1938年4月1日至12月31日香港《立报·言林》。发表时题作《你往哪里跑》，1945年4月由重庆亚洲图书社印成单行本时，改题为《第一阶段的故事》。1958年经作者校订后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茅盾文集》第四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多角关系 …… 1
少年印刷工 …… 77
第一阶段的故事 …… 139
附　录 …… 298
四版序 …… 303
新版的后记 …… 304

多角关系

一

“嘘嘘！有人来了！——嗳，讨厌！你——文静一点不好么？”

和这说话声音同时，东边窗的白绸窗幔上两个人头影子也就分开。

高跟皮鞋阁阁地响了几下。影子中间的一个——像一个鸟窠的，移到那白绸窗幔的左边去了，晃了几晃，终于留半个在幔边上，却换成侧影：朝天鼻子底下张开着两片薄嘴唇。随后是吃吃的一串笑音。

白绸窗幔的正中有一个寿桃式的影子，一只黑手移到那“寿桃”上，搔了两搔。

然后“寿桃”影子像一个足球似的，也滚到窗幔的左边去。一团黑影的跳动。末了，窗幔上一片白。

西边的窗没有拉上绸幔。斜射的太阳光发狠地晒着。好太阳！这半西式的小书房里全是一片金黄色。头发像一个鸟窠的女子现在是背向着窗，站的姿势像一个大写的 S 字母；她伸出了右手的食指，指着前面说：

“不要！——嗳，不能在这里；人家走进走出的过路。——你给我乖乖地坐在那边罢，不要只管想——动手动脚。”

“哈哈！依你依你。其实要什么紧！”

寿桃头的男子说是这么说，却依然朝那 S 形的身段走上了一步。

“啐！屁话！你们那吊眼皮的陈妈，还有癞痢小王，都是贼眉贼眼的，一股贼腔，——嗯，你这地方真不好。”

“那么，就照刚才说的，到上海去玩一天；马上就去！四点廿七分快车，还来得及。”

“啊哟！少见你这样性急的！”女的看手表，“三点廿分了，我还得回家去收拾收拾，——妈面前也总得撒个谎。哦，不行，我一件皮大衣叫裁缝去修改，还没改好。来不及！——今天总是来不及的！明天，后天。……又要过年了，爽性过了年再说罢。”

“你总是推三捱四，——皮大衣么，哦，我看见大街上一家铺子里有一件，狸猫皮的，我和你马上去买！还有一个钟头呢，怎么来不及！”

男的说着，便又走上半步，用一个很熟练的姿势伸出右臂去挽住了S形的中段，同时把他那寿桃头靠到蓬蓬松松的“鸟窠”旁边。这回，女的却不担心被人看见，斜过眼波去朝男的脸上一溜，嘴里自言自语地说：

“哦，那一件狸猫皮的么？——样子不好。”

太阳光忽然淡了一点。窗外的树叶子瑟瑟地作响。

男的上身一扭，将一条左臂也围到了女的腰间；两张脸正对了，男的脸只管逼过去，一面说：

“你穿上就好看！你是什么都好看！”

“喔唷唷！不要灌米汤了——”

女的脸上像红了一下，眼光避开，脸一偏，男子的嘴唇啄了一个空，同时女的用一只手托住了男的下巴，歪着头，格格地笑起来。

“好人！月娥！好——”男的低声叫着。但是女的一挣身就滑出了男子的拥抱，飞快地跑到门边，一手拉着门上的锁柄，回头朝男子笑着说：

“再会，唐——再会，过几天我来拜年。”

这时男的也抢步上来，嘴里哀求似的叫着“月——月。”女的似乎怕被他捉住，便一跳跳在一张大沙发的背后，上身靠在那沙发的背脊上，一对乌溜溜的眼睛望着那男子，噘起了人工的红嘴唇，摆出一脸的娇嗔来：

“对你说，文静点，文静点——你就坐在这里，我们规规矩矩说话。”

“那么四点廿七分的快车？”

男的似乎也觉得此时此地大概难以如愿，就坐在那沙发里，欠转着上身，脸对着女的脸说。女的笑着，不回答。男的把两手撑在沙发臂上，把上身再撑高一点，用了恳求的口吻：

“月娥，好妹妹！四点廿七分的快车罢！皮大衣，就买了那一件狸猫皮的。”

“嗳，缠死人了！——那一件，样子不好看，——此地不会有好的，——要好的，到上海去买。可是，可是，……”

“这容易得很呀！四点廿七分去，七点钟你就有了。”

男的赶快接口，就摸出表来看。女的咬着嘴唇笑了笑，居然伸下一只手去捏住了男的左手，低声说：

“那么，你打算住几天？”

男的全身一跳，——也不知是这句话的效力呢，还是那只手的效力，总之是两样都有一点；特别是手，此时竟和平时不同，像有电，把男的身体酥麻了半边。他恍恍惚惚回答道：

“随你喜欢，你打算住几多天就住几多天。”

“哦——上海呢，住一天也够了；买大衣再买点别的，——有一种新式的女人用的挂表，我好像见过广告，很中意；买买东西，一天也够了，上海也没有什么很好玩的，我们转杭州去多玩几天；——人家过新年，都到杭州去玩，赏赏梅花，——新年里我还没有到杭州去过。”

“好！你的打算真出色！”

男的高兴得跳起来，一翻身就隔着沙发扑过去；然而太猛了，那沙发脚下的滚轮又很灵活，女的身体一闪，那沙发就走了过去，男的险些儿跌一交。

女的掌不住格格地笑了，一边笑，一边又说：

“要是你没有那么多工夫，到上海买了东西，当天夜车也可以回来。”

“有工夫！有，有！”男的没口的叫了起来。他伸手到口袋里想掏出一块手帕来扑衣上的灰尘，忽然有一个东西在他的心头一闪，他忍不住便“呀”了一声。他工夫是有的，钱却不多；照那样的买东西再作“十日之欢”，他现在的钱袋是无法应付的。真是不凑巧，月娥这“提议”早两礼拜来就不用他发急了。然而他还能够只在心里着急，他赶快顺着那“呀”的一声转口说道：

“呀——那么，那么，还是乘九点四十六分的特别快车罢。打算多玩几天，你得收拾收拾；我，我也有点小事情要先去接洽。”

他这时倒真文静一点了，两手插在裤袋里，定睛朝女的看。然而这不是“看”，这是人有心事时候的发呆。女的立刻觉得了，这却轮到她在心里着急。她觉得皮大衣呀，新式的表呀，还有许多好看好玩的，都从她手缝中滑掉了，飞去了。她看着自己手上的红指甲，心里想道：“我一开口，他就支支吾吾的；哼！”但是她还想探一探。她绕过沙发，走到男的面前，轻轻拉住了他的手，微笑着说：

“可不是，我知道你没有工夫，跑不开；过了年罢——”

“不是，不是！你听我告诉你呀——”

男的脸都胀红了，拉着女的同坐在那大沙发里，把女的一只手合在他的

两片手掌中轻轻地搓着，似乎竭力定了定心，这才看着女的脸上说：

“我要去接洽的一点小事情，就是钱。我身边不多，一百块光景，这够什么用；——我，我再去弄点来，舒舒服服玩几天。”

女的笑了，暗暗松一口气；这几句话，一字一字她听着受用得很。她知道这不是假的。她知道这个虽然颇为荒唐然而并不滑头的唐少爷，逃不出她的手掌心的。

“哦——何必。等你有了，我们再约日子不好么？”

她故意这么轻轻说，把一个蓬蓬松松的头贴着男的脸。

“不，不，不！今天就是今天。”男的像是对了菩萨发誓。“我刚才知道，老头子是昨天夜里夜车来了的；此刻不在家，回头他回来，我就向他要；——快要过年了，此地的开销，四五百是少不了的：我这样说，不怕他不给。”

“日后对穿了，你可要挨骂呵！”

女的带笑说，说了又笑，手掩着口，直笑得把一个头钻在男的胸前。男的低下头去，也笑着。可是女的头拨不转来，突然她朝上露出半个脸来，那半个脸还在笑，男的脸就赶快落下去。格格格——女的笑得似乎转不过气来。蓦然她跳了起来，跑开一步，红着脸，瞟了男的一眼，就掠掠头发轻声说：

“我要回去收拾收拾了。几点钟，车站上？”

“八点钟——嗯，八点钟你再到这里来，好么？”

“不来了，这里不来了。你们的陈妈和小王全是鬼鬼祟祟的。”

“那么，车站上罢。不过，不过——”

女的又觉得有点不对了，高跟皮鞋不耐烦地阁阁地敲着地板。男的走上一步，像犯人似的吞吞吐吐说：

“不过——没有什么。就只怕八点以前老头子还没回来——”

“喔喔，真讨厌！”女的把头一扭，钉着男的看了一眼，可是到底笑了一笑说，“那么，七点罢；七点钟我在公园里听你的回音。”

男的还想说什么，可是女的抿着嘴笑了笑，飞给他一吻，就阁阁阁地走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

这位姓唐的青年，叫做慎卿，二十来岁。他的父亲近来常说他的尖下巴不像“福相”，但是他的母亲却中意了他的尖下巴上面有敞开的额角和平圆的头顶——所以是“寿桃头”，而“寿桃头”据说是一世吃着不愁的。

唐太太的“相法”也许是对的。因为唐慎卿的父亲近八九年来的确把祖传的家业扩充了好几倍；虽然没有经过会计师的正式核算，登报告白，但好事之徒喜欢代为估计，得表如下：

人欠：租米（本年份——民国廿三年的，以及去年前年的陈租），约计三千五百担，合洋二万余元。

应收的房租（连上海的市房也在内），一万二三千元。

呆账（主要是五年前放出去的），连复利应作二万三千八百元计。

贷款（已经倒掉的不算），四万元左右。

欠人：银行及钱庄到期押款，合共十六万元（本年份利息未清）。到期空头支票（内有十分之八是付给王乐记营造厂的），一万二千元左右。

华光织绸厂名义所出期票（内转期者二万元，将到期者五万元），他名下应摊认的约一万四千元。

华光厂所借押款（他名下应摊认的），二万五千元左右。

华光厂所欠客家保证金（他名下应摊认的），一万八千元左右。

交易所经纪人处（上月新欠证金），二万四千元。

华光厂欠付工友薪水（他名下应摊认的），八千六百元左右。

华光厂失业工友遣散费（他和别的股东都尚未承认），约计六千元。

立大当铺（本年端阳节收歇）未付散户存款（他名下应摊之数），约一万二千元。（此款他已经肯认二成，但须分期无利拔还。）

资产：良田一千余亩，约计四万元（照上年田价）。

市房（本地的和上海的），连地皮，约计三十万元。（内上海房产

地价暂依一九三〇年工部局估价八折计算，应合洋二十三万许。）

祖遗住宅一所，约值二万元。

上海公馆一座（连地皮），约值三万数千元。

华光厂机器生财（估价二十五万元），他可摊得五分之一。

华光厂存货（估价十六万元），他可摊得五分之一。

家具汽车古玩字画等等，约共值三万余元。

现款——数目不明。

（附注）大太太和姨太太的私蓄，有人说是十万光景，有人说是六七万，应作别论，不在本表范围之内。

唐慎卿对于自己家里的经济情形，虽不及外边的好事之徒估计得那么清楚，可是他很觉得他的那些酒肉朋友恭维他的话语不是一顶高帽子。大约是一年前罢，他写出第一张“待父天年”的借据时，那位借钱给他的赵歪嘴就拍着他的肩膀说：“照老兄这样家当，一年花上这么一万八千，真也不算什么一回事；尊大人实在太精明了。”唐慎卿也觉得他的父亲当真不像样；去年只许他花了二千多，今年连一千也不满。而且大概也是老头子在外面有过“声明”罢，所以今年他连“待父天年”的款子也借不到。

现在，他有四五百元的急用，也只能向他父亲讨。

他看手表，还只有三点三十五分。他望着窗外，太阳光似乎特别金黄，园子里的两棵山茶花特别红；天气暖和得跟春三月相仿。他打了个呵欠，往沙发上一躺，但是立即又跳起来，跑到书房外的过道口叫道：

“小王，小王！老爷回来了么？”

可是他一看见小王的癞痢头慢吞吞地从客厅外的台阶升上来，他就改口道：

“老爷一回来，你就来告诉我！不要忘记！”

他再打一个呵欠，就缩进书房里躺在沙发上，闭了眼睛。他先在肚子里打稿子：回头父亲回来了时，指什么用途开口要钱呢？店账么？不妥。店账向来归家里的账房先生老胡经手。说是正月里自己要请客，母亲也要请客罢？也不大妥。菜馆里向来是记账的，而且请几次客也不用三四百。……最好是把这项用途做在母亲身上……他微微一笑，在心里对自己说：“小唐！

你怎么会忘记妈在八月里生过半个月的病了？只说你特地请了外国人——一个美国医生，来诊过几次，不就哄过了老头子么？”

他得意地笑了一声，于是就忙着想像怎样同月娥去逛西湖；他觉得已经上了火车，而且一下里已经到了西湖，——多少游艇包围上来拉生意！嚷得真热闹！……他猛然睁开眼来，还听得大声的嚷。他侧耳一听，立刻跳起身来往外跑。

这是他父亲的声音。他父亲回来了，他急忙看表，还好，四点还不到，长针指在9字上。他在客厅里碰见小王，他也来不及骂他误事，只顾飞步跑进了他父亲的“签押房”。

不错，这是“签押房”。这小三间的花厅，从他祖父芝轩公以来就叫做“签押房”。

现在呢，却是他的父亲子嘉二老板跟账房先生老胡在那里算账。

二老板的脸色很不好——七分生气，三分尴尬。

“爸爸，刚才吃中饭时，我听妈说起，这才知道你回来了。我正有点事要告诉你——”

慎卿正待把拟好的一个大谎说出来，二老板却立刻打断了他的话头道：

“你没到外边去过么？不要出去乱说我回在家里过年呵！懂得么？”

慎卿呆了一下，二老板却已经转过脸去朝着老胡，把雪茄烟的蜜蜡咬嘴指着一本厚账簿上的一行。慎卿赶快应了个“懂！”伸手搔搔头发，就鼓足勇气说道：

“爸爸！你给我五百块钱，——我经手过一笔账。”

二老板转过脸来，一对眼睛瞪出得跟金鱼眼睛一样。慎卿不慌不忙把编好的故事背了出来。二老板似信不信地听着，仰起了头，只喷着淡青色的烟气。他摇了摇头，冷然说：

“我不认这笔账！什么美国人，诊费要那样大！”

他吸了一口烟，回过脸去，又问账房先生道：

“怎么到今天才来对我说呢？你没有提起过呀！”

“那是少爷——”老胡顿了一顿，慎卿在他身边悄悄地拉他的衣角。老胡便像想起了似的接下去道：“少爷自己陪了来的。我不会讲洋话，没有招待，——还当是少爷的朋友呢！”

“他是我的先生的朋友。卖面子才肯来的。”

慎卿也赶快接口说，松了一口气，觉得那五百元是九成有望了。

不料二老板却淡淡笑了一笑道：

“既然是情面上来的，送钱不如送东西。他们外国人喜欢中国古董，一只新窑的彩描瓷盘也当作宝贝。我有许多鼻烟壶在那里，等我闲了，挑一只送给他便算了。——其实不送也不要紧。”

“那——那怎么好意思！”慎卿急得满头是汗。

忽然二老板站了起来，双手在那本厚账簿上重重拍一记，就大声嚷道：

“钱么？钱在这本账簿里。有了田收不到租米，造了市房收不到房租，——你们母子两个倒只管向我要钱；难道我身上长得出钱么！钱都在这本账簿里，不要说是五百块，五千也不止；阿慎！你有本事去讨了来，就算是你的！”

“我从来不经手这些事，我——”

“可不是？你就只会花。自己有钱放在人家手里，单叫你去讨，你就不会了！”

“又不是我花的！爸爸！——”慎卿也气上来了，似乎他忘记了什么美国医生的诊费根本是一个谎。“没有就没有，犯不上借着由头排揎我呀！”

“啊啊！慎少爷，你这笔钱回头再商量吧。二老板才来，许许多多账头全没理清楚呢。——这年成，唉，跟人家讨债倒要陪笑脸，说好话，莫说你慎少爷弄不来，就是我老胡也是走投无路。如今讨债竟比从前借债还难了！”

账房老胡一面说，一面用脚尖去碰碰慎卿的皮鞋，又朝二老板笑了一笑。

账房老胡刚才也吃过二老板几个软钉子，所以他那后半段的话，一半也是自己发牢骚。

二老板叹了一口气，仍旧坐了，看着慎卿那一张又像着急又像生气的“寿桃脸”，就慢吞吞地说道：

“慎卿，你们年青人真不知世故！如今这世界，钱放到了人家手里，就不算是姓唐的钱了。十万廿万的账，放出去容易得很；回头你自己要用，哼！你就是活巴巴要饿死，也没有人来睬你一下！算了，你这什么诊费，到底是不急之务，——到期的过期的债，人家还赖呢，——况且据你说，又是

朋友情面，迟几天更不妨。你自去罢，我还要同老胡商量收租呢！你倒查查账簿看，佃户欠了我们多少？房客欠了我们多少？”

“可是我已经同朋友说过了，今天送去，外国人是最讲究信用的。我丢不了这面子！”

慎卿说得顶认真，似乎他背后当真有一个“朋友”，而“朋友”背后又站着那“美国医生”，都瞪大了眼睛在望着他。

二老板却笑起来了，闭着一只眼，摇了摇手，冷冷地说：

“什么面子！一点小事情，也面子长面子短，还能做人么？阿慎！你将来老练点，就会明白，现在，——哼，上千万家当的什么大王也欠了一屁股的债，公堂里天天有他的官司，嗨，他老人家照样吃酒应酬，面子蛮好在哪里呢！去罢，不要耽误我的正事了！”

二老板的肥而且红的手指于是又落到那本厚账簿上。老胡侧过脸去朝慎卿使了个眼色，又微微一笑，便走近二老板身边，眼光跟住了二老板的手指，在那账簿的字里行间移上移下。

慎卿左手插在裤袋里，右手摸着他的尖下巴，眼看着地下的方砖，转了几个圈子，他看见方砖上的太阳影子一个一个都像是月娥的蓬头。他低低叹了口气，觉得有生以来从没如此之窘，如此之糟！

“区区四五百块钱都弄不到，这个台，在月娥面前可坍不下哪！”慎卿咬紧了牙齿在心里对自己说。他失神似的踱出了那“签押房”，就转念要去跟他母亲想想办法。

三

二老板的肥手指在账簿页上慢慢移过。太阳光从棂木窗的回文格眼里射进来，二老板的手指映耀得赭红油亮，就好像一根上好的香肠。这“香肠”的中段有一个金黄的箍，豌豆大的一颗钻石在闪闪放光，耀得老胡的眼皮只管发跳。

二老板的肥手指忽然停住在账簿的一行上，嘴里轻轻念道：

“赵三保——民国廿一年欠租米五石；——廿二年，八石；廿三年，十

一月十日收过一石五斗，廿二日收过八斗，尚欠十四石七斗。什么！（二老板的嗓子突然爆发了）什么！老胡！本年份赵三保户下竟是全欠么？太不成话！”

“催过两次，割肉似的拿了他们二石三斗来；可没有去第三次。”

老胡一面回答，一面他的眼光总离不开二老板手指上那颗宝光四射的大钻石。

“怎么没有去第三次？”二老板的声音尖而带冷了。

“太太叫我不要去了。赵三保的女人来求了太太，说他们是二三十年的老佃户了，还是老太爷手里做起的，一向不欠租；本年份实在是旱得厉害，他们实在没法，求太太开恩；赵三保那女人真会说话，——太太……太太就叫我不要去催了。”

“放屁！——哎！哎！太太真糊涂！搁不住人家三句好话！喂，老胡，——哦哦，我想起来了，这赵三保他家上代给老太爷当过轿夫，凭这一点小意儿，哄得老太爷欢喜，本该是一石租的上等田只收他们八斗。我也为的是老太爷手里那么办了，不便改动，哪里知道他们真黑心，还要欠租！真真刁猾！”

二老板的钻石手指就移到砚台前，拿起笔来在赵三保户名上打了两个圈子，一面说道：

“老胡！勒令他们退租！这样的好田一石二斗起租还怕没有人要么！”

“是，是。不过太太——”

“不关太太的事！你关照小王，以后不许放赵三保的女人进来！”

二老板弹了弹雪茄灰，揭过了一页，皱着眉头先看第一行，接着看第二第三第四行，接着把左右两面全都飞眼扫过，就摇了摇头说道：

“太不成话了！没有一户不欠的！陈租，新租，欠的比还的多一倍也不止！照这样下去，我还要田地来干么？喂，老胡——”

“二老板，这里的两图，一百多亩田，十三户，还算是好的呢！下边有几图，简直抗租！他们说今年天旱，粒米无收——”

“没有那样的事！”二老板快刀似的斩断了老胡的话。“我知道今年天旱，有的地方是真真不得了，有的地方却比上年还好些。我的田全是靠近大港大河，哪会有粒米无收的事。这些刁民，非办几个不行！老胡，你说，哪几个最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